

韓復榘演義



韩复榘演义

鲁莽 剧高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173 千字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988

书号 10331·150 定价 1.55 元

目 录

楔子	1
第一回 台山村穷儒得娇子 辽阳地异客欲轻生	3
第二回 韩向方投军新民府 冯焕章密结“武学会”	22
第三回 阴阳人演说处世经 盟兄弟初叛老官长	44
第四回 冯玉祥五原誓师 韩复榘彰德大战	62
第五回 韩军长衣锦还乡 张幕僚计献色情	79
第六回 风流将青楼眠娇女 倒运汉新婚哭穷途	96
第七回 讨国贼冯阎初结盟 转矛戈韩石又叛冯	114
第八回 乱纷纷三军闹中原 兴冲冲一将进山东	132
第九回 “韩青天”坐镇济南府 “小道士”冤死省公堂	149
第十回 筹军饷老韩卖大烟 举贤士赌徒升县长	170
第十一回 争权势齐鲁飞奇案 闹噩耗老蒋大发昏	187

第十二回	蒋孔刘擂鼓战老 鲁联奉立马气秃	206
第十三回	二小姐刁撒鸳鸯帖 大乌龟醉眠石榴裙	223
第十四回	骑墙头非奸非汉 抛河山视沦视亡	242
第十五回	约川中灭蒋图天下 囚武昌毙韩告结	265

楔 子

江城夜半走惊雷，骤涌风云雨气。豪强蜂涌赶潮势，
逐浪追波，截衣盘髻，争垂钩钓誉。

共和有章无法力，南抢北夺凭力气，台上台下各唱
戏。好一场咸与维新，猴散狐聚，打来骂去，空树五色
旗。

这篇词，名曰《青玉案》。述的是辛亥革命始民国建元
后，共和政权几易奸人之手，清遗贵及各地豪强蜂涌云起，
皆假革命之旗行争权夺利之实，有几人将孙文的三民主义放
在心上？遂使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如过眼烟云。共和的
五色旗下国土实七裂八分。有史为证：东北赵尔巽，河北袁
世凯，中原张勋，江南谭延闿，两广陆荣廷，西南唐继尧，尾
随而来的西北又盘踞一个阎锡山，广州城头也树旗国民军政
府……后袁世凯复辟称帝，云、桂独立倡导护国，满目又是
滚滚狼烟。随即是府（总统府）、院（政务院）交恶，张勋
拥溥仪复辟，直奉之战，直皖之战，江浙之战，真是杀声不
绝于耳，黎民哀号恸天，把个神州故国打得乌烟瘴气、金瓯
破裂。难怪人说：“五色旗下，国无一日之宁；共和戏中，满

台倾轧之戈。”直到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发动再次革命，冯玉祥誓师五原，各路军马改称国民军，方使枪口一致，合力北伐，制旧元凶龟缩待毙，动乱稍息。不料，孙文先生早逝，权落独夫蒋介石之手。这位蒋中正清党伐异，暗藏祸心，搞得天怒人怨。于是结盟又告破裂，一场混战又造出去：张作霖、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一批大小军阀粉墨登场，真是国息衰弱、盗寇纷纭。

古人云：“朝纲不正，奸邪乱国，混杀之中，必出强梁。”此话不假。正是在这纷乱背景下，河北平野中猛然钻出个枭雄，二十载潜行隐迹于行伍，一朝恩将仇报反主自立，挟兵入鲁做了七年的土皇帝。此公养得毛羽丰满，更野心勃勃，借国难当头之际，又图谋铲蒋自代，一统天下，计未逞而事泄毙命。

据此，演义出这部《韩复榘演义》

几句史话权代前言，且听说书人借诗易句引出开篇。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叠浪卷去枭雄。是非谁曰转头空？善恶行迹在，江山喜阳红。

闲步访查江渚上，春月犹记寒风，渔歌社火述详情，去夜荒唐事，皆付笑谈中。

第一回 台山村穷儒得娇子 辽阳地异客欲轻生

河北省平津之间，有一条永定河。河西一方土地肥沃，人烟旺盛。后随风气开化，近河埠处客来商往，久而久之，渐渐地形成热闹街市。朝廷遂设置官衙，名曰“霸县”。平静年景，民事农桑，岁月倒也平淡。

清光绪年间，在这个城外台山村头，住一户韩姓人家。家主韩世泽，又名静原先生，早年也习礼孔孟，攻史读经，致力于仕途功名。可惜他命无官星，十几年科场下来，仍是个布衣之士。自觉年纪日老，叹息一声，丢弃了做官的心思，就本庄收几名蒙童，当了私塾先生。散馆后照料一下几分薄田，春华秋实，柴门赏菊，小康日子难称富裕，却也过得欢快。转眼间已是清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年），主妇怀胎十月，这日临盆分娩，为韩世泽生下了一个胖男儿。举家欢天喜地。四邻八舍闻听韩家添丁，也纷纷提酒携浆，兴冲冲登门贺喜。这静原先生自然乐不禁口，接礼纳彩，连道：“同喜、同喜。”又催家人整备酒蔬宴席留客。正一片喜气应酬，忽听墙外铜锣一声，院门中走进一位算命先生。此人五旬年纪，高身材，细腰背，大头骨，满脸青灰色。头上一顶

油污毡帽，身上棉袍多有皱褶，露出满口黑黄不齐的牙齿。惹得韩世泽摇头垂首，顿生不悦。说起来，这位算命先生也算韩老先生的一个旧相知，幼年时也曾同窗描红写仿，其后又相伴提篮求举应试。光阴如箭，两人都进入“知天命”之限，韩世泽操鞭掌教学会了养家糊口；而此公却家境败落，又染了一身恶习，无奈何中，只好提铜锣游乡，凭一张说破天的利嘴，吃这玄学六爻的行业。偶尔村镇茶棚相遇，旧友也说今道古，谈得投机。值韩世泽手头宽裕，也多少相赠几文，聊表同窗之谊。可此公这时来访，韩世泽心中却有些怏怏不快了。一怕被他冲了喜气；二怕扫了众乡邻的兴头；其三，当众与这类人叙情话谊，自觉得脸上无光。心中这样想，可嘴中又不能讲。亲朋看出此中尴尬，有人掏出几枚碎钱上前拦道：“包涵，包涵，家中正忙，请先生上街中茶棚里消乏去吧！”

算命相士把目光一扫，笑道：“此言差矣！方士岂是登门求舍么？闻听贵族喜辰，愿以不才之术，拜看贵相公之福祿造化。静原兄，你看可否啊？”

来客中有不知细情的，讥笑道：“算卦的，看你一副穷酸相，肚中有什么能耐？胡言乱语，不怕挨打吗？”

客中有位忠厚老者，见相士衣巾襤褸，面有饥色，心中不忍，上前排解道：“江湖人应看出眉眼高低，家主正忙，岂是闲话场合？我加赠几文，走了罢了！”

相士面色一红，双手接过钱来，道声“多谢”，眼一闭，转身说道：“人情世态，世态人情，九五不在其位，徒有满地

小人。可惜！可叹！村夫俗眼懂得什么？”

客人们一听，喧闹起来：“好狗头！白白受礼还敢骂人，休走！迎出贵子来，今日定要看看他的手段！”

韩世泽见众人轰闹起来，深怕滋惹是非，又怕过度伤了老同窗之心，遂挥手命家妇将婴儿抱出，请相士落坐。两颗眼珠直在对方脸上打转，心中忐忑，不知他将说出何种胡话来。

相士面迎婴孩审视片刻，问了生辰，口中喃喃，突然把手一拍，笑道：“好——！”躬身对韩世泽深施一礼，“静原兄，莫怪方士今日轻狂，新贵时辰赶得好，福禄裹身，紫气缭绕。你这个老太爷的高位做定了！这杯酒不能不讨。”

客人们哄笑起来。有人道：“早晓得你这般说。相士口，金银斗，天命造化还不在你舌尖上！”

一位尖刻邻居跳过来，存心要逗相士，一手捂住他的眼逼问：“莫动，先测测新贵是男是女吧？”

众人高兴，发声喊：“对！我等洗耳恭听。”

相士有些失措，挣脱着喃喃道：“莫取笑，莫取笑！生金童降玉女本是家主老爷命中定数，阴差阳错绝非人力能所为。休要胡缠，冲了府上喜气。”

听他一说，客人真不敢闹了。

韩世泽脸露喜气却又半信半疑，忙拉过相士问道：“仁兄，方才您一席高论，敢不是恭维我吧？”

“岂有此理。你我知交多年，何事敢存欺瞒之念？”相士面露愠怒，扶正头上毡帽指着婴孩侃侃而言：“众高邻请看：

新贵天圆地方，隼高目朗，眉有青彩，功挟三山，正与易书像传应合。不是一品当朝之貌又是什么？怪不得昨夜方士观星，见斗母增辉，太白掩月幽燕之地云气蒸腾，华宝之光冲太凌霄。在下当夜大喜，推知这方域要天降灵星，地出显贵。一宿未眠，晨未卜爻，寻踪而拜至，嘿嘿！万想不到，这天宝地灵却莅临我静原仁兄之府。真是大喜大喜，全福独贵，可贺可敬也！”一席话，惊得众人恭敬，多少热眼全扑在婴孩身上，皆想在孩子脸上寻出颗灵通宝玉来。突然，新贵哇哇啼哭起来。相士微微笑道：“好大噪声，果然是龙吟虎啸！静原兄，由此而下十五载，新贵将命星初动。而立之年定福禄临身。那时，一切应验，便知在下今日之占绝非胡云了。”说毕，飘然要走，众人岂能答应，推拉着齐入席中。

韩世泽满面春风，当下蹶起老太爷的方步，催家人重摆酒席，拉相士坐了上位。酒毕又赠厚赏，此事才算了结。由此，韩世泽视儿愈发如掌上明珠，百依百顺，恣意娇惯。冬去春来，此子已到读书的年龄，韩世泽择一吉日，为其取名曰：复桀；取字：向方。亲自开书授教孜孜不倦。此子初读诗书感觉新鲜，咿呀吟颂很是用功；又兼生性聪慧，口齿伶俐，下笔也方正，深使韩世泽欢喜。不料，一两年后，此子顽性复萌，三天两日愁眉装病，废学逃课，哪里还读什么“子曰诗云”，终日与一班破落子弟相混，斗鸡骂狗，跑山偷青，天天闯祸。韩世泽不知对四邻赔了多少好话。老韩叹多年娇惯成性，一时难以管教过来，又生一个“树大自直”的念头，只盼“十五交运”的占卜应验，仍舍不得严加教育。转眼之

间，这韩复榘到了一十五岁，因饱食终日，倒也养得相貌堂堂。又读了些诗书，倒也能题诗作文，还练了一手好字。

此时，庚子之乱已过。清廷腐败，外强入侵，国无一日之宁。民间习武之风日倡。这霸县一带乃古时燕赵之地，民情强悍，惯出慷慨豪杰，练武风气更浓。数乡大办团练。韩复榘也尾随其后，用心学点枪棒。他原来脾气火爆，秉性刚烈，早就喜打不平；这一来，自恃添了本领，愈发横行无忌，结伙闹事，威凛乡里，俨然是个少年霸王。

这年仲秋期间，他借酒发疯，竟然把乡里保正的房顶揭了。官司下来，静原先生吓得目瞪口呆，急忙托人送礼赔情，好容易将此事平息了结。他眼望逆子，自思这“十五发迹”之卦纯系相士胡云，后悔不迭。再看圣人书中：“生不教，父之过”的名言，知道是自己错了，忧愁中又添了无数烦恼。夜来风吹，渐渐闹起病来。

转过阳春又是夏至。南风三场、麦垅金黄，正是农忙时节。但今年景色却有些异样。日上三竿时，土地晒得烘烘生暖，韩世泽支撑着病体来村头土岗闲坐，见河渠两岸断了炊烟，少了农夫，柳荫下躺几头懒洋洋病牛，新坟处落几只孤零零乌鸦，田埂上传来村童的啼哭，大道上多走着进城的饥民。看着望着，他不由一阵感伤，老眼中垂下泪来……

近两年来，朝廷把数百万两的“庚子”赔款摊派到百姓头上，压垮了千万户小农之家。年前，光绪皇上和西太后相继驾崩，摄政王载沣拥宣统继位，大兴练兵，图谋自强。大笔练兵费用，强征民间，使苟延残喘的中上人家也苦于销费，

韩家此时，三餐难保，现出破落的光景。入春以来，他在土岗上眼见多少人离乡北去，标草卖子，跳河投水的惨事更是时闻不绝，联想自身，不禁心惊肉跳。为保住贫家，不至四散求乞，他狠狠心让儿子外出去做短工，换取薄酬，好度过这荒乱年月。眼看日影已近正午，韩世泽望着那极远处的乡镇，不知儿子此行如何。叹息一声，但求苍天保佑。

却说韩复桀起五更来到集市，见墙下早蹲满打短工的穷汉，一个个赤膊露臂，蓬头垢面，腰缠绳索，肋胸见骨；有的破帽遮眼，平地酣睡，有的饥饿致癆，咳嗽不止。阳光照上来，那衣衫蒸发出汗碱的酸臭气味；远远一望，宛如滩上晒干的鳞鱼儿。韩复桀走进这排行列中，心中暗自涌上一阵悲凄。人们把眼光扫来，他羞惭地低下头，寻个角落蹲下来，两眼直盯着路口，盼望早来个富裕财主招雇。

谁知年头荒乱，重捐税下有几户日子不艰窘？眼见的日光渐移，炊烟袅袅，尚无一位光顾者，韩复桀眼中露出失望来，但又怀着一线希望不敢贸然离身，忍着辘辘饥肠于无聊中听别人闲话。

一人叹道：“二哥，今日又玄了！”

“丢他妈！明日你道不玄吗？”那人唾口浓痰骂道：“赶上我们这辈，有几天顺心日月？先是李中堂治国、兴水师造兵舰向百姓讨钱。甲午一战，完了。又出来个康举子公车上书，百日维新，闹得人心鼎沸，这才引出西老太后捕捉新党，抓人杀人，坑坏了多少百姓？接连是义和拳救国，扶清灭洋，洋鬼子闹京津，杀来杀去，又是赔款，还是冲咱哥们逼钱！”

这百姓身上有多少钱油？日子不穷怎得？现在好，袁项城又练新军了，只道是新皇爷临政，该百姓好过一些了，嘿——又催练兵捐了！乖乖，眼看这太平百姓做不得了。真要逼上梁山……”

有人哼了一声：“你道是玩话么？真有敢的。我听人讲直隶宗府有位好汉景延宾，揭竿子拉起几千人的队伍，打家劫舍，铲霸除强，攻占了几个县。万岁皇爷龙颜大怒，叫袁世凯去围剿，军勇好吃一个败仗！这不是反了是什么？”

韩复榘听了这话，不由大吃一惊。他生性虽顽，好动而不静，但家教门风在他脑中仍是有影响的。幼年时的开课蒙读，从严父口中听了不少忠臣孝子的典故，认定一仆不事二主，臣不叛恩君是万古不变的道理。没料想在短工集上却听到了叛逆之言。他感到惊讶，更加觉得新奇。再看看围听者都泰然处之，坦然无事，也觉得这闲话讲得有道理，悄悄起身要凑过去多听几句。正移脚，身边一酣睡的汉子伸个懒腰爬起来，冷笑一声，说道：“你老哥讲的这位还算小头脑，江南地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呢！”他见韩复榘等人投来疑问的目光，不无卖弄地清清嗓子，悄悄道：“听说过么？大名鼎鼎的中山樵！这个人物才是当今豪杰。此人熟读兵书，知天文地理，更会讲各国洋话，立志灭大清，复汉室天下。现在南洋设立大营，派遣同党在江南闹事，要改朝换代成立共和新政。他手下人才济济，群雄归服，文有陈天华、邹容、章太炎一班谋士；武有黄兴八大冠一批骁勇，号令一下，横行无阻。那新式火器枪、炸手雷，打得绿兵营屁滚尿流，道台、藩台

都不是对手。你看这国气消亡，不应此人顺成天下事么？
哎！”……

听到这里，韩复榘不由地眉分剑挑，一双亮眼灼灼生辉，自己也道不清是激动还是震动。“革命党”一词，他也曾耳闻，只是从不留心，也不知所指为何物，今日这才恍然明白，暗道：“原来革命党就是这班人物。敢做这番大事业，这不正和朱元璋、刘伯温灭元兴国一样么？”确实佩服。再听下去，又联想到自家遭清廷压榨，日益败落的处境，“反清”的情绪油然滋生，对“中山樵”愈发产生了兴趣。听说此人远在万里之外，不免有些遗憾，愣愣地发呆。正异志萌生，浮想连翩的时候，“啪”一块碎土打在他的头上。他睁眼一看，只见嘻嘻哈哈跑来几位少年，多是平日玩耍的同庄伙伴。有王神婆的儿子王福，刘郎中的少爷刘贵，泼皮钱串子的犬子钱喜，还有马家客棧的两位恶少：结巴嘴马巧，黄毛秃子马金孩。五人围住韩复榘笑道：“老兄，蹲在这里做什？”

韩复榘面孔一红，支吾道：“在此闲坐。列位怎么走到这里？去哪里耍？”

“哎呀呀！”王福摇头慨叹道：“老兄竟不知县城里来了好汉么？”

韩复榘应声而起：“什么？哪里好汉？”

马巧急头抓脸地讲：“是，是南，南方的。”

韩复榘听了一惊一喜，暗道：“莫非是中山樵来了？”他嫌马巧结巴，一手推开，对钱喜道：“快说，都姓啥名谁，究竟是怎样的一帮人？”

钱喜咧嘴一笑，说道：“是一位南来刀客，号称‘赛李正’陈才，此人要得一身好武艺，俺们相约进城看看。”

韩复桀哼了一声，大失所望。

王福上前扯住，叫道：“一同去吧。少了你还有什么意思？”

钱喜聪明，看出韩复桀不是平白无故蹲在这里的，低声劝道：“韩哥，在此也是白坐。不如去把式场地瞧瞧，趁人扔钱时摸几文，胜似在这里傻坐。”

韩复桀抓抓头皮，暗想：“有理。”见马金孩怀里揣着点心，喊道：“见面分一半！”顺手抓来，一路嚼着，挺胸朝县城奔去。

几个人不一刻来至县城，问清路径，直奔东街文庙。刚过路口，早听见洋洋一阵喝采。韩复桀转过几步，见庙后空地处人群围成场子，中央高挑一帜黄牙滚边的旗标，绣几个醒目大字：钢刀神臂“赛李正”陈才。几人钻进人群，见北侧空地上挂着枪、刀、鞭、棒几路兵器，桌右侧摆开虎头金钩、峨嵋尖刺、金瓜铜锤几件近敌短打，在阳光下晃晃生辉，凛凛威威，亮出主人的气概。中间桌面垂一方猩红绒毡，上排十几盒金印蜡丸，大字书道：虎骨追风膏、大力强身丸。再看中央地上，站一位英雄好汉，此人年近四旬，身高丈余，赤面黄发、方脸虎目；宽肩狭背，着一件紧袖排扣青衣，脚踏短靴，黑色灯笼裤，一根火红腰带当腰束紧，斜扎英雄结在脐间飘扬。韩复桀暗暗称赞：好一个英雄汉子。却不知他手段如何？待挤到场子前，这陈才已演完一路刀法，拱拜四

方，卖起江湖本事，话道：“兄弟陈才，祖籍新野人氏，蒙名师传教，学就这套李家刀法。江湖朋友送号‘赛李正陈才’的，正是咱家。兄弟艺拙功浅，惹四方英雄见笑；进霸县武林，更不敢弄斧班门，只借手中刀凑一兴头，拿几丸祖传秘药，当众验证神效。列位请看——”

众人以为汉子说罢还练功夫，谁知他卖起嘴上功夫没个休止，渐渐烦了。韩复榘也觉扫兴，嚷道：“人是来看你要刀的，谁败兴买什劳么子膏药！快练练看，自然有钱赏你！”

钱喜、马巧一班随声叫喊：“练来看，休要卖嘴！”

陈才被他们一吵，腹生怒气。见是几个孩子，又不好十分发作，正色道：“休要吵嚷，下面自然要练。静等片刻！”

人群也有好事之徒，暗中揶揄，韩复榘更加得意，自恃乡邻众多，欺陈才是外乡人，放胆骂道：“什么狗屁‘赛李正’，藏头露尾一劲推脱，想必是无什真本领。嗨，快走吧！”

陈才见要散场子，怒火腾地烧上面门，指住韩复榘骂道：“你穷喊什么？想必是身上贱皮发痒！”

韩复榘见陈才逼近，自己头顶才及他胸高，有些害怕，退着讷讷道：“我们是看艺的，谁费时光看你卖膏药……”

“放屁！我陈才卖药不卖艺，江湖上谁人不知？你乳臭未干，敢来倒我的盘子么？”

韩复榘连退两步，听得同伴乱喊：“好东西，敢臭口骂人！”立时恶胆萌生，朝后一跳，抢先把条凳抡起，喝道：“狗材料，俺要看看你‘赛李正’的本事！”叫声“招打！”猛力

劈去。

陈才不防，左臂先吃了一凳，他“哇呀”一声怒叫：“入娘贼，竟敢打起爷爷来了！罢，罢，待爷爷练练你看！”话间将手中药丸一扔，起脚直奔韩复榘下腹。韩复榘叫声不好，仗着练过两天把式，脚下一捻，斜出两步，逃过这只恶脚。谁知脱了下三路，难躲上三拳，只听“啪”的一声，手臂早着一下。随着条凳“咣啷”着地声，韩复榘一阵怪叫，滚出去两丈有余。马金孩、王福一班见同伙被打，齐声怒骂着朝陈才扑来。钱喜乱中夺过场上枪棒，马巧趁机撕了猩红毡，将药丸扔得满天横飞。一时间人声鼎沸，尘土飞扬，文庙后一片叫杀声。

这陈才果然了得，四面受围，神色不变。两条绣锦臂虚实莫测，指东打西；一双铁铸腿腾步飞跃，踢沙蹈尘，谁是他的对手？转眼间这群恶少躺下的呻吟，逃跑的远骂，没人再敢近前。陈才怒气不休，抬脚压住韩复榘，逼他认罪。韩复榘躺在地上咬牙硬挺，就是不开口。局面有些尴尬。

这时，早惊动了两位当县皂役，眼一挤，走进人群。钱喜聪明，见场子中洒下许多碎钱，想来是陈才之物，悄悄抓起一把塞到皂役手里。这二位爷冷笑一声，对陈才喝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是何处强徒逞强，扰乱集市？这青天白日下就没有皇家王法了么？哦！”

陈才见来势不对，忙收起脚，一边解释，一边对皂役赔小心。皂役哪里肯听，把脸一沉，挥手道：“莫废话！有委屈到县衙对太爷讲。”陈才明白，到了县衙哪有他的好处，连连